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丘濬撰  
卷二十二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編號 C4492000

# 卷二十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正朝廷

治國平天下之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天下之要道臣觀於此而益信伏惟

聖明萬幾之暇留神大學之書而玩味夫絜

矩之一言臣不勝大願

大學衍義補卷二十一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貢賦之常

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謂上上第一等錯雜也兗州

厥賦貞貞正也賦以厥貢漆絲交地宜厥篚竹器盛

織文錦綺青州厥賦中上第四厥貢鹽絺葛細海物惟

錯非一徐州厥賦中中第五厥貢惟土五色五方之

封夏翟染雉羽孤桐以為琴浮磬石露水濱蠙珠珠

服暨及魚祀用祭厥篚玄織赤黑揚州厥賦下

上上錯第七等雜厥貢惟金三品金銀瑤琨玉篠簜

竹可為矢齒革車甲可以成羽毛旌旄可以為惟木揀字可以備島

夷卉服綿今木厥篚織貝木綿之厥包裹橘柚小曰橘

錫貢待錫命荊州厥賦上下第三厥貢羽毛齒革惟

金三品柎幹栝栢名三木礪砥皆磨砮石卣石也惟箇簠

也柎木名可包匭匣菁茅供縮厥篚玄纁絳色也璣珠

者圓類豫州厥賦錯上中第二等雜厥貢漆象締紵

厥篚織纊細梁州厥賦下中三錯第八等雜出第九等厥貢

璆玉鐵柔銀白鏤鐵剛砮石磬石能熊狸織皮四獸

及為獨者雍州厥賦中下第六厥貢球琳美琅玕石

似珠者

蔡沈曰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

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

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

賦之總名

臣按國家之用度皆取於民而取民之大綱曰

賦曰貢而已二者之制在唐虞已有之至夏后

氏之世始詳焉蓋以禹未治水之前地猶未平

物之生者未繁田之闢者未盡至是水土既平

始可以任土作貢分田定稅焉九州各有賦有

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者也凡貢諸侯以獻於天子者也大禹成功之後條陳九州所有以為定法孔子刪書特載之於夏書之首以示法天下俾後世之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視此為準焉凡外此而別為名目如後世之進奉和買勸借之類皆非中正之道天下經常之制也此兼

言貢賦

五百里甸服畿甸之地百里賦納總禾本全二百里納銍禾半

三百里納秸半藁去皮服總結上皆有四百里粟藁五

百里米

朱熹曰甸治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為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近麤而遠精畿內專言田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於天子

蔡沈曰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

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

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  
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

臣按虞夏之世天子之田止於畿甸所謂五百  
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田賦之入止於米粟近  
地則併其本藁取焉蓋米以食人藁以飼馬無  
非以爲國用也然其取之也因其地之遠近各  
有輕重之等精麤之異非若後世一槩取之無  
所分別焉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

公羊高曰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籍什一

若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  
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臣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一言誠萬世取民之  
定制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朱熹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  
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  
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  
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

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入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一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

朱熹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楊時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

爲迂乎

哀公又問於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

臣按先儒謂有若請魯哀公行徹法欲其節用以厚民也蓋國家之財皆出於民君之所用者皆民之所供也君能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即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矣君孰與守其富哉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斯一言也最爲親切著明

九重之上念茲在茲以示教於千萬世之聖子神孫則千萬世之生靈不勝幸甚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

臣按魏文侯一國之諸侯疆域有限而用度孔多尚知課多之害於民而設爲皮毛之喻况

萬粟之尊而富有四海之大者乎

秦舍地而稅人收大半之賦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海內潰叛

臣按致亂之道多矣而尤莫甚於厚斂自三代以來皆因地而取稅至秦始皇舍地而稅人皆十分而取其一至秦始皇十分而取其五行如是之政則民之貧者何以爲生哉貧無以爲生則不愛其死是趣民而使之潰叛也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

臣按漢文帝在位再賜天下半租其後也遂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是時豈一切無所用度哉茲蓋文帝恭儉節用國有餘蓄之明效也夫文帝承高祖之後事事仰成稍加節約自有贏餘固無甚難者我

聖祖得國之初凡事草創無所因仍然而免租之詔無歲不下其視漢文益數焉豈非難哉今卽御製文集考之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詔凡三焉其一謂中原之民久困兵殘免山東北平燕



南河東山西河南秦隴夏秋二稅山東二年其餘一年其二謂創業之初取辦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四郡免其租一年其三謂建都金陵以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爲京師之翼其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再免一年其廣德及滁州和州無爲州亦與免一年洪武三年三月又詔免應天以至無爲州等七郡徽州池州廬州金華嚴州衢州處州廣信饒州九郡及山東河南二布政司一年不寧惟是四年五月又有免兩浙江西之詔五年十月有免應天等五府之詔九年二月有免山東陝右之詔十一年八月有免太平等六州宜興等四縣之詔十二年有全免北平之詔至十有三年乃下詔曰荷上天眷佑君主華夷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克今民力未甦凡天下今年夏稅秋糧盡蠲免之嗚呼我

聖祖革命建極之初正創制立度之始事事未備凡宮室禁衛官署城池藩府與夫壇壝學校禮樂器用一一皆當創置矧干戈甫定之餘人民疲困之極列屯坐食仰給者衆分官置吏祿食者多所費比於承平之世奚翅千萬尚有餘費

以資用度而免租之詔無歲無之此我

聖祖所以結人心凝天命而培千萬年不拔之基

端有在于此也矧今承

列聖重熙累洽之後重拱仰成百度修舉不必更

有作為一切事功畧加省節自歛有餘伏願

聖明在上法漢文之儉德體

聖祖之仁心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使國計常足而

有餘蓄時令有司計國儲之多寡因歲事之登

耗屢下寬征之詔以甦農民之困所以固結人

心者在是所以培植國本者在是

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墮古勤字身從

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

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胡寅曰漢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

王府所入寡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繒後數為

邊患天子親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

農財用宜不克益矣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

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蓋文帝恭儉

百金之費亦不苟用宮闈是效流傳國都莫有奢

後之習如之何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  
導諛逢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  
沙至於財竭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勝誅哉

臣按秦漢之際其所以興亡者非止一端大要在得民心與失民心而已秦取民大半之賦漢則十五而取一其後乃盡除之焉蓋財者民之心得其財則失其心苟得民心吾雖不得其財而其所得者乃萬倍於財焉嗚呼有天下國家者其尚鑒秦漢之所以得失以為取舍哉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救粟當賦

臣按以救粟當賦謂聽以救粟當錢物也蓋粟生於地非一日所能致錢出於人力可旬月間而辦也自古識治體者恒重粟而輕錢蓋以錢可無而粟不可無故也後世以錢物代租賦可謂失輕重之宜違緩急之序矣故為國家長久之計者寧以救粟當錢物使其腐於倉庾之中備之於無用不肯以錢物當救粟恐一旦天為之災地無所出金銀布帛不可以充饑坐而待斃也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丁男一

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

臣按自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枲二者而已今

世則又加以木綿焉唐人調法民丁歲輸絹綾絁及綿輸布及麻是時未有木綿也宋林勳作政本書匹婦之貢亦惟絹與綿非蠶鄉則貢布麻元史種植之制丁歲種桑棗雜果亦不及木綿則是元以前未始以為貢賦也考之禹貢揚州島夷卉服註以為吉貝則虞時已有之島夷

時或以克貢中國未有也故周禮以九職任民

嬪婦惟治蠶臬而無木綿焉中國有之其在宋

元之世乎元初孟祺作農桑輯要云木綿種於

陝右行之其他州郡多以土地不宜為解近世陶九成作輟耕錄亦云閩廣多種木綿紡緝為布松江民因謀樹藝覓種於彼蓋

自古中國所以為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

唐之世遠夷雖以木綿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

未以為服官未以為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

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蓋此物出外夷閩廣

海通舶商關陝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

為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

朝其種乃徧布于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其利視絲枲蓋百倍焉臣故表出之使天下後世知卉服之利始盛于今代

代宗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

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稅法夏稅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

陸贄曰租庸調之法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法制均一下不困而上用足兩稅之法每州各取大

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定為兩稅額惟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

呂祖謙曰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歷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

馬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

官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臣按馬端臨又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取民之意後世徒以

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覈爲易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此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爲百世不易之制我

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

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爲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爲隨時起集傭倩事已卽休所謂緝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吏不能以爲姦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

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憲宗時李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闔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跡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徒剥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乞

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

臣按呂氏春秋曰竭澤而魚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言蓋本諸此蓋以取稅於民如取魚於澤也澤以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養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攤稅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脉枯而魚種絕不止也何則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厲不免舉貸逋

欠况使代他人倍出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於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稅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也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於五十戶中是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壓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爲生而國亦不可以爲國矣爲



今之計奈何曰李渤謂蓋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爲常法每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去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即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蹤跡具以上聞覈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攤逃之弊如此則民生旣安國用亦足矣以上賦稅

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

蔡沈曰慎德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後西旅獻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此書以戒武王謂夫明德之君能慎其德故致四夷咸來賓服若遠若近皆獻其方土所生之物然所獻者衣服飲食器具用度之物而已所以然者以物表德獻有常之物所以表有常之德也苟以異物進焉則非常矣必其君

無有常德而玩好之偏聞諸中外故遠人亦以是覘之歟嗚呼人主之好惡有關於心德者如此可不慎哉

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二曰嬪

貢絲象三曰器貢錢鐵石四曰幣貢玉馬皮五曰材

貢稻栢篠六曰貨貢金玉龜七曰服貢絺紵八曰旂

貢羽毛九曰物貢雜物

楊時曰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相之職也蓋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

式均節之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而致其用致者使其自致也若天王求車求金則非自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而已矣徒紛紛較其贏餘以爲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林之竒曰先王制貢因其地之所宜而爲政之序亦以遠近詳略爲差傳曰上以共祭祀之物使侯服貢之則上先下後之意內以共嬪婦之物使甸服貢之則內先外後之意傳曰先王之制貢則近無不聽遠無不服者凡以此道也

葉時曰周禮之言致貢亦禹貢之任土作貢也任者任其所有而不疆其所無致者聽其自至而不疆其不來蓋人君昭德之致於侯邦則諸侯服食器用之任自奔走奉貢之不暇自有不求而自至者聖人何嘗疆之使貢哉

林檎曰致邦國之用者非用物不貢則珍禽異獸不育于國以萬民惟正之供不貴異物賤用物也

臣按大宰九貢致邦國之用謂之致者言自至而已非有所求也謂之用者言適於用而已非無用也蓋自祀貢以至於物貢固非無用之物

而亦非有意而求其諸異乎後世人主之求之

歟

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丘明曰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車服上之所以賜下

天子不私求財諸侯有常職貢

穀梁赤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

胡安國曰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克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古之君人者必昭

後漢書卷三十一  
一  
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  
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  
及侈心一動莫爲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  
耻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

臣按遣使需索之謂求者下之乞於上不足  
者資於有餘之謂也魏巍天子居九重之上有  
四海之富乃遣使需求於人則是示貪風於天  
下開賄道於方國其失自上豈小故哉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  
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  
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無求來獻

光武下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  
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  
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  
宗廟者自如舊制

和帝時南海獻荔支龍眼奔騰險阻死者繼路臨武  
長唐羗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  
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臣按漢家此三詔者皆不適已之便而有愛民  
之實謹表出之以示萬世

安帝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疆熟或穿  
屈萌芽味無所至而大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  
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  
時乃上

臣按安帝此詔非徒有愛物之仁亦且得養生  
之義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官  
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龔不惟竭忠宣暢本  
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令封以還之

臣按順帝此詔與唐太宗罪權萬紀同一心也  
所謂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  
媚文龔見之宜愧死矣後世人主乃因其臣獻  
珍異而獎寵之甚至加以爵祿焉視順帝豈不  
遠哉

隋煬帝幸江都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  
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  
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  
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  
無遺

臣按人君爲天之子代天以理民不能自理故

分命其臣以理之其所食之祿天祿也所涖之  
職天職也所治之民天民也天子不過承天意  
以予之耳今顧因其所貢以私奉已者而酬之  
以官豈天意哉人君爲此其拂天甚矣煬帝之  
爲煬也宜哉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  
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各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  
則以代租賦

臣按唐制州府歲貢土物其價視絹無過五十  
匹所貢至薄其物易供間加此數亦折租賦不  
別徵科及考其所以爲貢者不過藥物食用而  
已祖宗以此爲制後世子孫乃有如代宗之生  
日貢獻至數千萬加以恩澤者德宗之臣有日  
進月進因而得遷官者嗚呼祖宗立制之善而  
子孫猶繼之以不善况貽謀不善者哉

太宗謂朝集使曰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  
充庭實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其  
不善踰境外求更相倣效遂以成俗極爲勞擾宜改  
此弊不可更然

臣按太宗謂踰境外求極爲勞擾竊以謂郡國

貢獻非但踰所任之境而求之爲勞擾也至於道里之遠輦運之煩經過州邑起役丁夫傭倩車馬官府爲之廢政農作爲之妨業上之所得無幾計其所費百倍於所貢之物亦有之矣况又遣使齎貨求之中國之外越沙漠漲海之涯其爲勞擾又可勝言哉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之物何者而非天子之物乎有之固不足以爲誇無之亦不足以爲歉爲萬乘之主而欲人之貢獻既知其非而禁之而又不甚却復因人言而罷之而又戒勿使之知吁學士雖不知吾所戒之人則知之矣非但所戒之人知之而當世史臣且筆之於冊焉歷今數百年猶如昨日事然人主舉措可不慎哉

五代周太祖命王峻疏曰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被於眚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

臣按周太祖此詔可謂切要讀之使人竦然唐

白居易有詩云割我心頭肉市汝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可與周祖此詔並傳後世人主恒心存而口誦之天下不勝幸甚

宋太祖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真宗時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進龍花蕊帝怒黜愈神宗以諸州貢物耗蠹民力詔罷之

孝宗詔諸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疆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為苦仰州軍條其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陵

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其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

臣按宋朝諸帝往往罷貢獻而孝宗一詔尤為悉知其弊其中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止許長吏修貢然考杜氏通典及唐書地里志各載諸郡土貢物件而宋地里志及會要亦載焉則是唐宋州郡所貢土產已有定制有司每歲合依定制進獻為宜又何用州軍條上為哉夫有土則有貢隨其地之所有而獻之於上以為朝廷祭祀宴享之需是固義之當為然不可過



爲需索以一人人口體之奉而貽累千萬人而耗其衣食之資甚者假公以營私一人之用纔一二而千百人因之而耗費其萬億焉是以自古愛民之君寧吾一人所欲有所不稱不忍以吾一人之欲而使千萬人失其所欲焉是以取於民也有制而庶邦惟正之供所供者郊廟祭祀之品宮闈其旨之奉軍國兵戎之需與夫衣服食物日用之不可闕者耳我

太祖於國初即定諸州所貢之額如太常寺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太醫院之藥材光祿寺之廚料寶鈔司之桑穰與凡皮角翎鰓之屬皆有資於國用者也著爲定額俾其歲辦外此珍奇玩好皆不取焉遇有急闕之用則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謂薄矣凡唐宋以來所謂藩方之羨餘郡國之進獻佞幸之珍異一切無有焉民生斯世一何幸哉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

臣按春秋書天王遣使求車求金說者謂其求非所當求故聖人譏之然所求者中國之諸侯車以爲乘金以爲賻猶爲有用者也彼元世祖

乃遣使冒不測之險而求無用之物於遐絕之域世祖在元君中為最賢而猶如此他又何責哉臣嘗因是而考古今之所謂寶者三代以來中國之寶珠玉金貝而已貝倍謂海貝漢以後西域通中國始有所謂木難琉璃瑪瑙珊瑚琴瑟之類雖無益於世用然猶可製以為器焉至元所謂寶者則異於是是皆塊石碎砂之屬形既不圓文又不瑩他無可用者但可用之麗金銀以為服飾耳乃至費貲萬億以售之嗚呼棄有用之金銀易無用之砂石元胡人也而惑於賈胡

無足怪者而華夏之人亦為所惑何居以上貢賦

以上貢賦之常臣按治國者不能不取於民亦不可過取於民不取乎民則難乎其為國過取乎民則難乎其為民是以善於制治保邦者必立經常之法以為養民足國之定制所謂經常可久百世而不變者禹貢所載貢賦二者是已若漢之告緡筭舟車之令唐之借商稅間架之法宋之經總制錢之類是皆罔民取利之具暫行尚不可况常乎臣於制國用總論理財之道

之後卽繼以貢賦之常者此也

大學衍義補卷之二十二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十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制國用

經制之義上

周禮大宰以九賦上取於歛聚財賄帛布一曰邦中

之賦在城郭者二曰四郊之賦去國三百里三曰邦甸之賦去國二百

里四曰家削之賦去國三百里五曰邦縣之賦去國四百

里六曰邦都之賦去國五百里七曰關市之賦關征貨出入市征貨

在所八曰山澤之賦虞衡所掌九曰幣餘之賦職幣所掌餘財

葉時曰邦中之賦如載師所任田里場圃之地四